

朱子文集

四





朱子文集

(四)

朱熹撰

朱子文集卷之六

答林德久

所諭日用功夫甚慰所望。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。此恐未然。此心操舍存亡。只在瞬息閒。本不須大段著力。然又不可不著力。如此久之。自然見效。若如此論。竊恐非晚定。須別求捷徑矣。窮理亦無他法。只日間讀書應事處。每事理會便是。雖若無大頭段增益。然亦只是積累久後。不覺自泆治貫通。正欲速不得也。後書所疑。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。熹嘗愛韓子說。所以爲性者五。而今之言性者。皆雜佛老而言之。所以不能不異。在諸子中。最爲近理。蓋如吾儒之言。則性之本體。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。如老佛之言。則先有個虛空底性。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。不然。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。裏面包得四者。今人卻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。只見得他說得熟。故如此不能無疑。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。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。磊塊其閒。皆是錯看了也。須知性之爲體。不離四者。而四者又非有形象。方所可撮可摩也。但於渾然一理之中。識得箇意思情狀。似有界限。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。然此處極難言。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。如言四端。又言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之類。是於發處教人識取。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。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。但本體無著摸處。故只可於用處看。便省力耳。

答劉朝弼

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。讀之三日。未得其所以然。故敢布之左右。熹聞之。君子之於學。非特與今之學者。並而爭一旦之功也。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。而後已。然後可與語學矣。夫將來至於古人之所至者。而後已。則非規纏綴緝之所能就。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。而直以士人之事自期。然後可得而至也。夫古人之學。何爲哉。致知以明之。立志以守之。造之以精深。充之以光大。雖至乎聖人可也。不出乎此。而營營馳騁於末流。竭精憊思。惟懼夫蓄藏之不富。誦說之不工。雖曰能之。非吾之所謂學也。蓋循乎古人之事。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。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。得時而行。亦何所不利哉。由今之所爲。極其效。足以與今之爲士者。並而爭一旦之功。其得與失。又未可知也。心存得失。非棄學與。故足下之患。患知之不明。志之不果。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。蓄藏之不富。誦說之不工。則君子不患矣。僕之所聞如此。故於足下之文。詞義之閒。不知所以裁。惟足下有以亮之。

答常鄭卿

聞學中諸事。漸有條理。尤以爲喜。學校規矩。雖不可無。亦不可專恃。須多得好朋友。在其閒表率勸導。使之有鄉慕之意。則教者不勞。而學者有益。今得擇之復來。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。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。識道理。能作舉業者。三數輩參錯其閒。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。亦是一事。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。恐其閒有趨向不同。反能爲害。則不濟事也。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。教小學生誦書。旬日一試。如答墨義。然立定分數。考察去留。似亦有益。

答或人

前賢之說。雖或煩冗。反晦經旨。然其源深流遠。氣象從容。實與聖賢微意。泯然默契。今雖務爲簡潔。然細觀之。覺得卻有淺迫氣象。而玩索未精。涵養不熟。言句之閒。纒率而礙理處。卻多有之。尹和靖嘗言。經雖以誦說而傳。亦以講解而陋。此言深有味也。近方見此意思。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。當更於閒靜中陶汰之。庶幾內外俱進。不負平日師友之訓。但恐無復此日耳。龜山立言。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。遂多假借寄託之語。殊不快人意。聖賢之言。則本是欲人易曉。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。

答孫仁甫

奉告反復其詞。又知賢者英邁之氣。有以過人。而慮其不屑於下學。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。夫人無英氣。固安於卑陋。而不足以語上。其或有之。而無以制之。則又反爲所使。而不肯遜志於學。此學者之通患也。所以古人設教。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必皆使之抑心下首。以從事於其閒。而不敢忽。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。而爲入德之階。今既皆無此矣。則惟有讀書一事。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。然不循序而致謹焉。則亦未有益也。故今爲賢者計。且當就日用閒。致其下學之功。讀書窮理。則細立課程。耐煩著實。而勿求速解。操存持守。則隨時隨處。省覺收斂。而毋計近功。如此積累。做得三五年工夫。庶幾心意漸馴。根本纒立。而有可據之地。不然。終恐徒爲此氣所使。而不得有所就也。

答黃子耕

時事傳聞不一。然亦未知是否。衰病閒散。既無所效。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。示諭且看大學。俟見大指。乃及他書。此意甚善。但看時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。字字句句。不可容易放過。常時暗誦默思。反覆研究。未上口時。須教上口。未通透時。須教通透。已通透後。使要純熟。直得不思索時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。驅遣不去。方是此一段了。又換一段。看令如此數段之後。心安理熟。覺得工夫省力時。便漸得力也。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。尤更親切。都是貪多務廣。慮遽涉獵。所以凡事草率。本欲多知多能。下稍一事不知。一事不能。本欲速成。反成虛度歲月。但能反此。如前所云。試用歲月之功。當自見其益矣。至於作無益語。以本心正理揆之。誠是何補於事。但人不作自己功夫。向外馳走。便見得此等事重。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。千條萬端。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。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。

答許景陽

一別十載。彼此皆非復往時矣。近見槐陰問答。覺得所論皆太寬緩。此非言語之病。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。來書所論未發之中。恐不如此。似看得太過了。只是此理對惡而言。則謂之善。對濁而言。則謂之清。對四旁而言。則謂之中。初非有二物。但惟聖人爲能全之。以致其用。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。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。曾子之說。似亦未然。嘗謂夫子此機。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。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。更無疑滯。若如所論。則夫子方是教他。曾子漸次消磨。曾子元未及下功夫。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。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。不可輕易立說也。

答胡季隨

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。不曾虛心反覆詳玩。章句之所絕。文義之所指。尙多未了。而便欲任意立說。展轉相高。故其說支蔓纏繞。了無歸宿。莫若且就本文細看。覺得章斷句絕。文理分明。卽聖人指意所在。與今日用力之方。不待如此紛拏辨說。而思已過半矣。恭叔所論。似是見熹舊說。而有此疑。疑得大概有理。但曲折處有未盡耳。當時舊說誠爲有病。後來多已改定矣。大抵其言道不可離。可離非道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乃是徹頭徹尾。無時無處。不下工夫。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。不睹不聞。與獨字不同。乃是言其戒懼之至。無適不然。雖是此等耳目不及。無要緊處。亦加照管。如云。聽於無聲。觀於無形。非謂所有聞見處。卻可闕略。而特然於此加功也。又言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謹其獨。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。見得此處。是一念起處。萬事根原。又更緊切。故當於此加意省察。欲其自隱而見。自微而顯。皆無人欲之私也。觀兩莫字。卽見此處。是念慮欲萌。而天理人欲之幾。最是緊切。尤不可不下工夫。故於全體工夫之中。就此更加省察。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。而後別以一心察之。蓋全體工夫。既無間斷。卽就此處略加提撕。便自無透漏也。此是兩節文義不同。詳略亦異。前段中間著是故字。後段中間又著故字。各接上文以起下意。前段卽卒章所謂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後段卽卒章所謂內省不疚。無惡於志。文義條理。大小甚明。從來說者多是不察。將此兩段。只作一段相纏說了。便以戒慎恐懼。不睹不聞爲謹獨。所以雜亂重複。更說不行。前後只是麤瞞過了。子細理會。便分疏不下也。又季隨云。純熟未易

言也。此語恐有病。蓋季隨意閒。常說工夫極至之地。窮高極遠。決然是不可到。如中閒熹說。讀書須是精熟。季隨便云。須如文定之於春秋。方是純熟。今豈易及。亦是此意。夫謂工夫極至之地。如此之高。如此之妙。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。而以他人爲不知也。以爲人不可到。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。如此。則此講論。皆是且做好話說過。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。雖若有閒。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。不除此病。竊恐百事放倒。都不到頭。非是小失。幸深省而痛矯之也。又云。方其未至純熟。天理何嘗不可見乎。此又不看本文本意。而逞快鬪高。隨語生說之過。夫中庸本意。欲人戒謹恐懼。以存天理之實而已。非是教人揣摩想象。以求見此理之影也。伯壽下一見字。已是有病。季隨又更節上生枝。更不復以純熟自期。只是就此未純熟處。便見天理。不知見得要作何用。爲說至此。去本日遠。以言乎經。則非聖賢之本意。以言乎學。則無可用之實功。如此講論。恐徒紛擾。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。其他小節。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。幸更與諸君評之也。

答孫季和應時

所論平生大病。最在輕弱。人患不自知耳。既自知得如此。便合痛下功夫。勇猛舍棄。不要思前算後。庶能矯革。所謂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者也。明善誠身。正當表裏相助。不可彼此相推。若行之不力。而歸咎於知之不明。知之不明。而歸咎於行之不力。卽因循擔閣。無有進步之期矣。他論數條。亦所當講。別紙奉報。幸并詳之。曩栝程書。豈所敢當。當時諸先達。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。然自今觀之。卻似未爲不幸。況後學

淺陋。又安敢議此乎。子約漢唐之論。在渠非有私心。然亦未免程子所謂。乃邪心者。卻是教壞後生。此甚不便。近年以來。彼中學者。未曾理會讀書修己。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。未曾出門踏著正路。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。相引去無人處。私語密傳。以爲奇特。直是不成模樣。故不得不痛排斥之。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。

答諸葛誠之

示論競辨之端。三復惘然。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。兼取兩家之長。不可輕相詆訾。就有未合。亦且冥勿論。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。不謂乃以曹表之故。反有所激。如來論之云也。不敏之故。深以自咎。然吾人所學。喫緊著力處。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。如今所論。則彼之因激而起者。於二者之閒。果何處也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。正欲身率學者。一於天理。而不以一毫人欲。雜於其閒。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。義理天下之公。而人之所見。有未能盡同者。正當虛心平氣。相與熟講。而徐究之。以歸於是。乃是吾黨之責。而向來講論之際。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。厲色忿詞。如對仇敵。無復長少之節。禮遜之容。蓋常竊笑。以爲正使真是仇敵。亦何至此。但觀諸賢之氣。方盛。未可遽以片辭取信。因默不言。至今常不滿也。今因來論。輒復陳之。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。

答項平父安世

示論此心元是聖賢。只要於未發時。常常識得。已發時。常常記得。此固持守之要。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。

周徧詳密。不靠一邊。故曰。敬義立而德不孤。若如今說。則只恃一箇敬字。更不做集義工夫。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。須是精麤本末。隨處照管。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。乃爲善學也。此心固是聖賢本領。然學未講理未明。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。不可不察。識得記得。不知所識所記。指何物而言。若指此心。則識者記者。復是何物。心有二主。自相撻擊。聖賢之教。恐無此法也。持守之要。大抵只是要得此心。常自整頓。惺惺了了。卽未發時不昏昧。已發時不放縱耳。愚見如此。不知子靜相報如何。因風錄示。或可以警所不逮也。伊川先生云。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。如合符契。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。深沈詳細。以究義理要歸處。乃爲有補。若只草草領略。就名數訓話上著到。則不成次第。

答項平父

錄寄啓書。尤以愧荷稱許之過。皆不敢當。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。至論爲學次第。則更儘有商量。大抵人之一心。萬理具備。若能存得。便是聖賢。更有何事。然聖賢教人。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。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。蓋爲此心此理。雖本完具。卻爲氣質之稟。不能無偏。若不講明體察。極精極密。往往隨其所偏。墮於物欲之私。而不自知。近世爲此說者。觀其言語動作。略無毫髮。近似聖賢氣象。正坐此耳。是以聖賢教人。雖以恭敬持守爲先。而於其中。又必使之卽事卽物。考古驗今。體會推尋。內外參合。蓋必如此。然後見得此心之真。此理之正。而於世間萬事。一切言語。無不洞然了其白黑。大學所謂知至意誠。孟子所謂知言養氣。正謂此也。若如來論。乃是合下只守此心。全不窮理。故此心雖似明白。然卻不能應事。此固已失。

之矣。後來知此是病，雖欲窮理，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，向自己分上，精思熟察，而使務爲涉獵書史，通曉世故之學，故於理之精微，既不能及，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。所以僂僂無所依據，雖於尋常淺近之說，亦不能辨，而坐爲所惑也。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，此非實見彼此，皆有所常取，而不可偏廢也。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，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，茫然兩無所見，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，以自欺而欺人耳。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，此豈難曉之病耶？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，物無不至之心，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，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。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，又未嘗入思議也。其所是非取舍，亦據己見爲定耳。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，物欲之蔽，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？使謂存誠愈固，養氣愈充，吾恐其察之未審，而自許過高，異日忽逢一夫之說，又將爲所遷惑，而不能自安也。中間得葉正則書，亦方似此依違籠罩，而自處甚高，不自知其淺陋，殊可憐憫。以書告之，久不得報，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。大學章句一本，謾往，其言雖淺，然路脈不差，節序明審，便可行用，幸試詳之。

答項平父

所論義襲，猶未離乎舊見。大抵旣爲聖賢之學，須讀聖賢之書，旣讀聖賢之書，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，字字融釋無窒礙處，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，識得如今爲學功夫，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。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，專以浩然之氣爲主，其曰是集義所生者，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，而自生

於內也。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。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。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。言心有不慊。即是不合於義。而此氣不生也。是豈可得而掩取哉。告子乃不知此。而以義爲外。則其不動心也。直彊制之。而頑然不動耳。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。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。以其外之也。然告子之病。蓋不知心之慊處。即是義之所安。其不慊處。即是不合於義。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。今人因孟子之言。卻有見得此意。而識義之在內者。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。亦有必待講學省察。而後能察其精微者。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。皆指爲外。而以爲非義之所在。遂一切棄實而不爲。此與告子之言。雖若小異。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。以此相笑。是同浴而譏裸裎也。由其所見之偏如此。故於義理之精微。氣質之偏蔽。皆所不察。而其發之暴悍狂率。無所不至。其所慨然自任。以爲義之所在者。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。來諭敬義二字。功夫不同。固是如此。然敬即學之本。而窮理乃其事。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。洪範皇極一章。乃九疇之本。不知曾子細看否。先儒訓皇極爲大中。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。其說如何。幸推詳之。復以見告。逐句詳說。如注疏然。方見所論之得失。大抵爲學。但能於此等節目處。看得十數條。通透縝密。即見讀書凡例。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。皆可以漸得之。言語之中矣。

答郭希呂

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。甚善甚善。此事他人無致力處。正惟自勉而已。但謂學問大端。不敢躐等言之。則鄙意有所未曉者。夫學問豈以他求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。但其功夫所施有序。而莫不以愛親

敬長爲先。非謂學問自是一事。可以實之度外。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。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。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。以求孝弟之實。則閨門之內。倫理益正。恩義益篤。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。若以學問爲一大事。不可幾及。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。乃欲別求一術。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。竊恐天理不明。人欲橫生。其末流之弊。將有不可勝慮。不可勝防者。不審賢者以爲何如。

答郭希呂

來諭縷縷。似未悉前後鄙意者。蓋人心有全體運用。故學問有全體工夫。所謂孝弟。乃全體中之一事。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。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。而其餘事。可一切棄實而不問也。故聖賢教人。必以窮理爲先。而力行以終之。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。則孝弟固在其中。而他事不在其外。孝弟固不容於不勉。而他事之緩急本末。亦莫不有自然之序。苟不明此。則爲孝弟者。未免出於有意。且又未必能盡其理。而爲衆事之本根也。今以六經、大學、論語、中庸、孟子諸書考之。可見矣。希呂自謂多病。故不能精思博學。而姑用力於其所及。則固已爲自棄。而猶可諉曰近本。若遂以爲孝弟之外。更無學問。則其繆見甚矣。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。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。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。此之不爲。而彼之久爲。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。吾不信也。希呂其更思之。書院規模。且隨事隨力爲之。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。方見次第。不須如此預先安排。記文扁榜。尤其是外事。但此等意思。卽見浮淺外馳之驗。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工夫。卽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。太極、西銘、通書各註一本。試熟讀而思之。亦求理之一端。

也。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。久之不已。雖無緊要功夫。亦有得力處也。

答時子雲

來論滿紙深所未諭。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。所以如此執著。放捨不下。今想未能遽然割棄。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。將古今聖賢之言。剖析義利處。反復熟讀。時時思省。義理何自而來。利欲何從而。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疏。孰輕孰重。必不得已。孰取孰舍。孰緩孰急。初看時似無滋味。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。則自然放得下矣。捨此不務。紛紛多言。思前算後。展轉纏縛。一生出不得。未論小小得失。政使一旦便登高科。躋顯官。又須別有思量。擘畫。終不暇向此途矣。試思之如何。向編近思錄。欲入數段。說科舉壞人心術處。而伯恭不肯。今日乃知此箇病根。從彼時便已栽種。培養得在心田裏了。令人痛恨也。

答王伯禮洽

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。伏羲畫卦之法也。說卦天地定位。至坤以藏之。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。帝出乎震以下。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。而推其義類之詞也。如卦變圖。剛來柔進之類。亦是就卦已成後。用意推說。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。非真先有彼卦。而後方有此卦也。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。先儒非之。以爲乾坤合而爲泰。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。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。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。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。若如文王孔子之說。則縱橫曲直。反覆相生。無所不可。要在看得活絡。無所拘泥。則無不通耳。易中先儒舊法。皆不可廢。但互體五行。納甲飛伏之類。未及致思耳。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。然舊圖亦

未備。頃嘗修定。今寫去。可就空處填畫卦爻。而以彖傳考之。則卦所從來。皆可見矣。然其閒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。須細考之。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。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。

答趙幾道淵

所論時學之弊甚善。但所謂冷淡生活者。亦恐反逞而禍大耳。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。正爲此也。向來正以吾黨孤弱。不欲於中自爲矛盾。亦厭繳紛競辨。若可羞者。故一切容忍。不能極論。近乃深覺其弊。全然不曾略見天理髮髯。一味只將私意。東作西捺。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。又且空腹高心。妄自尊大。俯視聖賢。蔑棄禮法。只此一節。尤爲學者心術之害。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。渠輩家計已成。決不肯舍。然此說旣明。庶幾後來者。免墜邪見坑中。亦是一事耳。

答劉仲則桀

示諭學問之道。不專在書冊。而在持身接物之閒。理固如此。然便全舍去書冊。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。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。未必皆能識其本原。而中於機會。此子路人民社稷。何必讀書之論。所以見惡於聖人也。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。益取聖賢之言。而讀之。而思之。當自覺有進步處。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。大學章句一通。謾奉致思之地。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。循次漸進。爲可得之。如百宰九鼎。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。

答黃冕仲

所論爲學功夫甚善。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。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。卻恐迫切而反失之。但且悠悠隨其所向。便是持守久之純熟。自見次第矣。讀書且就分明處看。觀涵泳不必過爲考索。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。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。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。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。不專恃此爲本領耳。善之所在。卽當從之。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。

答沙縣宋宰南強

陞伏山閒聽於道塗。與凡士友之言。具知政績之美。竊謂今之爲吏者。揀過目前。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。乃知執事者出乎其閒。民不告勞。而官無廢事。是可尙已。如聞當路頗已相知。更願益修其在我者。其實旣大。則其聲愈闕。將不可揜。政不必有意於其閒也。

答李守約闕祖

讀書之法無他。惟是篤志虛心。反復詳玩。爲有功耳。近見學者多是率爲穿鑿。使爲定論。或卽信所傳聞。不復稽考。所以日誦聖賢之書。而不識聖賢之意。其所誦說。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。如此豈復能有長進。前輩蓋有親見有道。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。想亦正坐此耳。所說持敬工夫。恐不必如此。徒自紛擾。反成坐馳。但只大綱收斂。勿令放逸。到窮理精後。自然思慮不致妄動。凡所營爲。無非正理。則亦何必兀然靜坐。然後爲持敬哉。

答葉正則

向來相見之日甚淺。而荷相與之意甚深。中間寓舍並坐移晷。觀左右之意。若欲有所言者。而竟囁嚅不能出口。前後書疏往來。雖復少見鋒穎。而亦未能彼此傾倒。以求實是之歸。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。及答問書尺。類多籠罩包藏之語。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。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。而無所疑也。世衰道微。以學爲諱。上下相徇。識見議論日益卑下。彼既不足言矣。而吾黨之爲學者。又皆草率苟簡。未曾略識道理規模。工夫次第。便以己見搏量湊合。撰出一般說話。高自標竄。下視古人。及考其實。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。不敢分明道著實處。竊料其心豈無所疑。只是已作如此聲勢。不可復謂有所不知。遂不免一向自瞞。強作撐拄。且要如此鶻突將去。究竟成就得何事業。未論後世。只今日旁觀。便須有人識破。未論他人。只自家方寸。如何得安穩耶。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。看得佛書。乃知世外瓌奇之說。本不能與治道相亂。所以參雜辨爭。亦是讀者不深考爾。此殊可駭。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。中間得君舉書。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。此蓋無他。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。不容有毫釐之差處。故作此見耳。欲得會面。相與劇談。庶幾彼此盡情吐露。尋一箇是處。大家講究到底。大開眼看覷。大開口說話。分明去取。直截剖判。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。似說不說。做三日新婦子模樣。不亦快哉。孟子自許。雖行霸王之事。而不動其心。究其根原。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。四種病處。今之學者。不惟不能識此。而其所做家計窠窟。乃反在此四種病中。便欲將此見識。判斷古今。議論聖賢。豈不誤哉。相望千里。死亡無日。因書聊復一言。不審明者以爲如何。然勿示人。恐又起鬧。無益而有損也。

答方賓王

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。但所謂雖無邪心。而不合正理者。實該動靜而言。如燕居獨處之時。物有來感。理所當應。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。則雖無邪心。而只此不動處。便非正理。又如應事接物處。理當如彼。而吾所以應之者。乃如此。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。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。既有不合正理。則非邪妄而何。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。此心既存。爲無邪心。而必以未免分擾。敬不得行。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。所論近世識心之弊。則深中其失。古人之學。所貴於存心者。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。今之所謂識心者。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。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。今人則論益高。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。得失亦可見矣。

答方賓王

前書所論大學論語。大概皆得之。但大學次序。亦謂學之本末終始。無非已事。但須實進得一等。方有立脚處。做得後段工夫。真有效驗。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。卽都不照管後段。而聽其自爾也。聞道方是理會得。爲人底道理。從此實下功夫。更有多少事。豈可便謂都無餘事。但到此地。卽所見不差。真有廣居可居。正位可立。大道可行。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。

答方賓王

心固不可不識。然靜而有以存之。動而有以察之。則其體用亦昭然矣。近世之言識心者。則異於是。蓋其靜也。初無持養之功。其動也。又無體驗之實。但於流行發見之處。認得頃刻閒正當底意思。便以爲本心。

之妙。不過於是。擊斝作弄。做天來大事看。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。此事一過。此用便息。豈有只據此頃刻閒意思。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。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。所以爲其學者。於其功夫到處。亦或有小效驗。然亦不離此處。而其輕肆狂妄。不顧義理之弊。已有不可勝言者。此真不可以不戒。

答李濱老呂

熹愚陋無聞於世。足下不鄙。辱賜以書。甚盛禮也。熹少好讀程氏書。年二十許時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。又知龜山之學。橫出此枝。而恨不及見也。旣而得從何兄叔京游。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。是時家居。西距高隱不能甚遠。而以事牽。不得一往質其所疑。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。不謂此來。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。乃承惠音。許以臨辱。奉讀驚喜不可言。旣又聞以微疾東轅。爲之悵然累日也。示諭向來爲學之意。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。感歎無已。蓋竊嘗病今世學者。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倡。指示要途。以趣聖賢之域。而不能自淺及深。自近及遠。循序以進。或乃探測幽微。馳騖於言意之表。以是徒爲談說之資。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。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。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。今足下之學之傳。遠有端緒。其必有以異於此者。願恨未得面叩其詳耳。通鑑之書。頃嘗觀考。病其於正閏之際。名分之實。有未安者。因嘗竊取春秋條例。稍加彙括。別爲一書。而未及就。衰耗浸劇。草棄如山。大懼不能卒業。以爲終身之恨。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。又恨其未得就正。以資博約之誨也。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。而又有陶靖節祖孫。劉西澗父子之遺風。濂溪暮年。嘗守其地。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。亦嘗謫居焉。今

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。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。區區此來。適會學官楊君。訪得西澗遺象。與元祐李公擇尙書。並祠於學。因與復議。并取靖節忠肅。及西澗之子祕丞公。合而祠之。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。配以程氏二夫子焉。陶公有醉石。在郡西北數十里。所謂栗里者也。劉公之墓。在西門外荒草中。幾無復知其處者。今皆作亭以表之。以來教之語及之。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。故并以告。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。叔京進德未已。遂爲古人。每一念之。潸然出涕。往時見其遺稟。有與足下往來詩句。竊計傷惜之懷。不減於此。不獨爲姻戚之好也。端明黃公盛德高年。中間一病。亦甚可駭。今聞其已能步履。豈弟君子。神明所扶。固當如此。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。凡此皆因來教之及。所欲爲足下言者。蓋不止此也。來使還自九江。撥冗修復。草草幸察不宣。

與汪伯虞

正月十一日。同郡朱熹頓首復書。伯虞茂才鄉丈執事。熹之外家。於門下有姻婭之好。而執事丈人行也。久客閩中。未獲一見。獨幸從親故閒。講聞聲譽之美。羞以自慰。茲承不鄙。遠致長書。禮意旣隆。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。又過其實。熹不敢當也。示諭尙書金公名堂之意。俾得贊一詞焉。幸甚幸甚。金公亦先友也。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。俯仰十有七年矣。三復來誨。若復得望見其衣冠。而聞其聲歎者。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。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。邕州使君。往見張荊州。呂著作。皆稱其才。今讀記文。又有以見其所存者。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。顧二公之意。所以望於執事者。皆非他人所能與。獨在明者。精擇而力

行之耳。況如熹之淺陋，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！加以拙疏乍親吏事，公私倥傯，日不暇給，尤覺荒踈，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。因風敬謝先辱，旦夕儻得脫此羈縶，歸臥田閒，呻吟之暇，乃當有報執事耳。惠墨甚富且珍，未有以報。此閒石刻各往一通，幸視。至未有承晤之日，正惟進德自重，慰此願言，不宜。

答方耕道末

開論詳悉，足見進學不倦之意。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，厲志於此，何患於不得？然以愚見論之，詞氣之間，似猶未免迫急之人。於所謂平心和氣，寬以居之者，恐未有得力處也。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，立規程深務涵養，毋急近效。要以氣質變化爲功。若程夫子所謂敬者，亦不過曰正衣冠，一思慮，莊整齊肅，不慢不欺而已。但實下功夫，時習不懈，自見意味，不必懸加揣料。著語形容，亦不可近捨顯，然悔尤，預憂微細差忒也。其他尙多有可論處。來書偶留墳庵，不能盡記曲折，然其大概亦具此矣。大抵學問之道，不敢自是，虛以受人，乃能有益。若一有所聞，使著言語撐拄過去，則終無實得矣。

答曾致虛

所論誠敬之說甚善。但欽夫之意，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。蓋以爲既曰持敬，便合實有持敬之心，不容更有不誠之敬，必待別著誠字，然後爲誠也。大抵誠字，在道則爲實有之理，在人則爲實然之心，而其維持主宰，全在敬字。今但實然用力於敬，則日用工夫，自然有總會處。而道體之中，名實異同，先後本末，皆不相礙。若不以敬爲事，而徒曰誠，則所謂誠者，不知其將何所錯。且五常百行，無非可願，雜然心目之間。

又將何所擇而可乎。鄙意如此。不審高明以爲何如。願於日用閒一驗其實。因風語其可否焉。

答黃商伯

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。得窺聖學門戶。退與朋友講之。聞而信者固多。然能終始用力。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。況年大官達。則其忽焉忘之者。益以速矣。區區以此。每深憂之。恐先師傳付之旨。至此而遂絕之。今得來問。每以此事爲念。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。乃知此道猶有望也。幸甚幸甚。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。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。今者所論讀易之說。真無欲之說。皆平正精切。非一概悠悠之論。且年亦過中。而更閱世故。又已多矣。乃能切切用力於此。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。是可尙已。更望勉旃。有以卒副所望。則又大幸之甚也。熹百拜。

答詹元善

雅聞左右才雋行馴。好學不倦。私竊歎慕。以爲天之賦予如是。其不苟然矣。獨恨未獲從容。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。世衰道喪。俗學多歧。天理不明。人心頗僻。未有甚於此時者。熹竊不自知其淺陋。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。夙夜勉焉。而志力不强。未有攸濟。是以樂聞賢者之風。而有望於切磨之助。伏惟益厲初心。求知所至而用力焉。有以慰此懷也。僭易皇恐皇恐。承諭請祠之意。深所未曉。然元履已歸。不知曾爲辦此事否。若熹之意。則以爲政煩民困。正有官君子。盡心竭力之時。若人人內顧其私。各爲自逸之計。則分義廢矣。至於盜賊公行。善良蒙害。尉捕之職也。何不忍之有。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。則當明言於上。而求所

以振業之。使不至於爲盜。雖以獲戾。所不辭也。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。若夫祠官無事之祿。本非義理所安。前輩蓋非辭尊辭富。則莫之肯爲。熹之不肖。固不足言。然居此官最久。前後三請。亦皆有故。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。故區區之意。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。未去之前。盡心所職。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。而無敢有厭馭之心焉。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。慕用之深。不覺覲縷。伏惟有以亮之。元履一出。未能有爲。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。廉貪激懦。所助多矣。熹官期已及。坐此未敢遽出。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。賢者常有以識此心耳。末由面論。臨風耿耿。

答潘叔昌

熹講聞雋譽。爲日蓋久。每恨未及際晤。以慰所懷。茲承不鄙。遠貽誨帖。傾倒甚至。自顧涼薄。何以堪之。反復再三。有愧而已。卽日冬寒。伏惟進德日新。尊履多福。熹早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。竊知以問學爲事。而躬行不力。老大無聞。願省平生。第有愧恨。左右才高識明。所以自期。蓋已不淺。乃不知其如此。而辱垂問焉。則已誤矣。況所謂日用之閒。不放不亂者。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。而未能髣髴者。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。然先其所難。而不計其獲。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。熹雖不敏。願與賢者共勉焉。因風修報。未究所懷。繼此有可以開警者。願日聞之。幸甚幸甚。

答潘叔昌

昨聞叔度兄。頗爲佛學。因獻所疑。大蒙峻卻。愧悚深矣。今不敢復言。而其未已之意。不免因子約達之。恐

其過江未遠。煩爲略道鄙意。大抵近世儒者。於聖賢之言。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。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。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。而求所以進實功。除實病者。皆必求之於彼。殊不知將適千里。而迷於所向。吾恐其進步之日遠。而稅駕之日賒也。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。且姑實其說。而專意於吾學。捐去雜博。專讀一書。虛心游意。以求夫義理之所在。如此三年不得。而後改圖。則友朋之心。無所復恨。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。亦未爲晚也。如何如何。

答潘叔昌

承諭讀李陸孫氏之書。慨然有感。此見進學不倦之意。然熹愚意學者。當且就聖門文字中。研究得箇入頭處。卻看此等。其合者固所不遺。而其不合者。亦易看破。自然不費功力也。嘗竊私怪彼中朋友。不肯於論語、孟子、中庸、大學、深下工夫。而泛觀博取。於一時議論之閒。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。規模廣而意味不長。試以孟子論子路、管仲、處觀之。可見其得失矣。不審明者以爲何如。沈叔晦章疏。出於何人。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。愈見卑狹。令人擡頭不起。轉身不得。看此頭勢。只有山林是安樂處。別無可商量也。

答潘叔昌

示諭。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。此論甚中一偏之弊。然亦恐只學得識字。卻不曾學得上天。卽不如且學上天耳。上得天了。卻旋學上大人。亦不妨也。中年以後。氣血精神。能有幾何。不是記故事時節。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。閒中靜坐。收斂身心。頗覺得力。閒起看書。聊復遮眼。遇有會心處。時一喟然耳。蜀學之弊。誠

如所論。唐論卻未暇細看也。六國表議論。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。吾輩平日講誦聖賢。何爲卻取此等議論。以爲標的。殊不可曉。建州有徐枋者。嘗言秦始皇賢於湯武。管仲賢於夫子。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。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。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。不曾大段用功。而便於討論世變處。著力太深。所以不免此弊。向答子約一書。亦極言之。正恐赤幟已立。未必以爲然耳。熹老矣。不復有意於此世。區區鄙懷。猶欲勉率同志之士。熟講勤行。以趣聖賢之域。不謂近年異論蠶起。高者溺於虛無。下者淪於卑陋。各執己見。不合不公。使人憂歎。不知所以爲計。而今而後。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。姑抱遺經。以待後之學者而已。不審明者以爲如何。

答潘叔昌

示諭漢唐初事。以兩家論優劣則然。以三代之天吏言之。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。若子房、孔明之所黽勉。亦正是渠欠闕處。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。取其是而監其非。不當以彼爲準則也。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。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。故其議論見識。往往卑陋。多方遷就。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。更有甚好事。若必以爲然。卽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。卻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。可怪可怪。

答潘叔昌

前書示及易傳二義。陰陽交和。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。君子之於小人。固不當過爲忿疾。然無交和之理。韓富當時事力。蓋不足以勝二姦。非固欲與之和也。元祐誠有過甚處。然當時事勢。恐不如此。亦不免

禍。要常有以開悟人主之心。乃絕後患耳。東漢誅宦官事。前輩多論之。大略皆如來論。然嘗細考其事。恐禍根不除。終無可安之理。後人據紙上語。指點前人。甚易爲力。不知事到手頭。實要處斷。毫髮之間。便有成敗。不是容易事。若使陳寶。只誅得首惡一二人。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。

答王子充

老兄深靜篤實。天資甚美。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。願恨相從日淺。未得深叩所存。以自警策。今讀來教。乃有懶弱自安之語。何邪。大抵今日之弊。務講學者。多闕於踐履。而專踐履者。又遂以講學爲無益。殊不知因踐履之實。以致講學之功。使所知益明。則所守日固。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。固不可同日而語矣。不然。所存雖正。所發雖審。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。徒爲拘滯。而卒無所發明也。愚意如此。不審高明以爲如何。

答黃仁卿

所示春秋大旨甚善。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。然亦先須隨事觀理。反復涵泳。令胸次開闊。義理貫通。方有意味。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。正使在彼分上。斷得十分的當。卻於自己分上。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。受用。則亦何益於事邪。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。皆要放開心胸。令其平易廣闊。方可徐徐旋看道理。浸灌培養。切忌合下便立己意。把捉得太緊了。卽氣象急迫。田地狹隘。無處著功夫也。此非獨是讀書法。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。然看春秋外。更誦論孟。及看近思錄等書。以助其趣。乃佳。若只如此實。

恐枯燥難見功耳

答呂子約

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。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。但當篤信而力行之。不可又爲他說所搖。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。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。全是禪學。但變其名號耳。競相祖習。恐誤後生。恨不識之。不得深叩其說。因獻所疑也。然想其說方行。亦未必肯聽。此老生常談。徒竊憂歎而已。操舍存亡之說。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。乃舍之而亡所致。卻不知所謂存者。亦操此而已矣。子約又謂存亡出入。皆神明不測之妙。而於其閒區別真妄。又不分明。兩者蓋胥失之。要之存亡出入。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。而其真妄邪正。始終動靜。又不可不辨耳。

答呂子約

叔度忽爲佛學。私竊憂之。前嘗因書叩之。今此書來。不答所問。但云實病難除。實功難進。不敢容易言之而已。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。除實病。必求之釋氏。然後可。而吾聖賢立言垂訓。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。皆容易之空言也。叔度所見不應如此。蓋不欲人之議己。而設此以峻卻之耳。區區雖欲再進其說。而已覺難於發口。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。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。勸其且讀論語。不諸先生說。而深思之。以求聖人之意。聖人之意。即是天地之心。思而得之。則實理可見。而實病可除。實功可進。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。且求之釋氏。卻是適越北轅。卻行求進。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。而不欲其陷於此。

也。頃在靜安。見其議論之間。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。私心固已疑之。今果如此。蓋本其平日用功。只以博學力行爲事。而未嘗虛心平氣。熟玩聖賢之言。以求至理之所在。故其弊至於如此。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。不知其聞此消息。以爲如何。然熹之愚。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。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。但其德性深厚。能不發之於口耳。此非小病。吾輩於此。若猶或有纖芥之疑。速須極力講究。以去其非。而審其是。不可含糊隱忍。存而不決。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。大抵彼中朋友。立說過高。立心太迫。不肯相聚討論。只欲閉門劇讀。以必其自得。故人自爲學。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。此亦殊非小病耳。

答呂子約

兩書所論。備見日來進學新功。甚慰牢落。兩卷悉已條對納呈。幸更詳之也。大抵爲學。只是博文約禮。兩端而已。博文之事。則論講思索。要極精詳。然後見得道理。巨細精麤。無所不盡。不可容易草略放過。約禮之事。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。即便著實如此下手。更莫思前算後。計較商量。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。答問之際。初甚詳密。而其究竟。只就敬之一字。都收拾了。其所謂敬。又無其他元妙奇特。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。都無許多閒話說也。今詳來論於當博處。旣不能虛心觀理。以求實是。如論易詩處是也。於當約處。乃以引證推說之多。反致分擾。如論求其放心。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。不能得了。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。凡此之類。皆於鄙意深所未安。竊謂莫若於此兩塗。各致其極。無事則專一嚴整。以求自己之放心。讀書則虛心玩理。以求聖賢之本意。不須如此周遮勞攘。枉費心力。損氣生病。而實無益於

得也。

答王子合

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。但常存此意。時復提撕。勿令墜。墮乃佳。今時學者。未論外誘多。只是因循怠惰。自放倒耳。真不可以不戒。至於出門有礙之說。則似未然。自家持守處。固是不可放過。至於應世接物。同異淺深。豈容固必。但看得破。把得定。自不妨各隨分量。應副將去。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。而浪自苦哉。纔有此等意思。恐亦是本原有不察處。政不可作兩截看也。今書所論中庸大旨。蓋多得之。但言其上。下察也。其者指道體而言。察者昭著之義。言道體之流行。發見昭著如此也。謝楊之意。似皆以爲觀察之察。若如其言。則此其字。應是指人而言。不知此時。豈有人之可指。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。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。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。此爲用橫渠說。而異乎伊川者。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。如何分畫。但想其意。不如此耳。天地閉爲不恕一語。雖有病。然大意取象是如此。如易之陰陽。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。則不可相無。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。則聖人之意。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。而無一小人也。豈相病哉。

答王子合

別紙所論甚悉。但如此講論。愈覺支離。勢須異時面見。口講指畫。乃可究見底蘊。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。理會。令徑路滑熟。庶於上達處。有可漸進之階耳。祭禮廟室西上。證據甚多。但通典注中。有夫人之主處。

右之說。而賈頊祭儀。又云。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。韓魏公祭圖。亦以妣位居考之東。詳此。廟室既以西爲上。則不應考東而妣西。恐通典或字誤耳。此書雖舛。杭本亦多舊誤。孝子之稱。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。如云孝子某。使介子某。執其常事之類。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。似爲穩當耳。

答王子合

所諭祠記。前日之書。似已奉報。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。語默隱顯。自有時節。前日膚仲亦以修學來求記。謹不敢作矣。今只有解釋經義。與時事無大相關。且流俗所不觀。故猶不免偷閒整頓。然亦慄慄不敢自保。況敢作文章。說道理。大書深刻。與人遮屋壁。使見其姓名。指瑕求釁。以重世俗之憎病乎。李伯諫初去時。極要整頓學校。後來病痛多般。立脚不住。都放倒了。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。便更無語可說也。大學解義平穩。但諸生聽者。須時時抽摘問難。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。近覺講學之功。不在向前。只在退後。若非溫故。不能知新。蓋非惟不能知新。且并故者。亦不記得。日用之閒。便成相忘。雖欲不放其良心。不可得矣。此事切宜自警。并以提撕學者爲佳。如其不然。則呂藍田所謂。無可講者。真不虛矣。若得他就此得些滋味趣向。立得一箇基址。卽向後自住不得。若都茫然無本可據。徒然費人詞說。久遠成得甚事。切望於此留意。不須鐫碑立名。只爲一時觀美。無益於人。邂逅或能生事也。

答王子合

所諭土封事。當時卻無人來論訴。亦無人子細說及。熹又尋卽去郡。故其事不及露。而失於究治耳。但如

來論所云。所費不多。不能與之訟於官府。則其爲害。應亦不至太甚。但今已不行。無可得說。便且借此爲話端。而興謗議耳。若果盡行。則烹自料。雖使更用嚴刑峻法。此等小擾。亦恐終不能免。其謗必有大於此者。而如子合者。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。此可付一笑也。少時見所在立土封。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。豈不知人之常情。惡勞喜逸。願以爲利害之實。有不得而避者耳。如禹治水。益焚山。周公驅猛獸。豈能不役人徒。而坐致成功。想見當時。亦必須有不樂者。但有見識人。須自見得利害之實。知其勞我者。乃所以逸我。自不怨耳。子合議漢事甚熟。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。蕭何大治宮室。又從婁敬說。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。不知當時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。而不聞天下之不安。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。子餘留此久。適烹病。不得朝夕相聚。又見渠長上。不欲痛下鈐錘。後來自覺如此含糊。恐誤朋友。方著力催儻功夫。則渠已有行日矣。其有尙宿留者。用新法課程。近日卻頗長進。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。而無面目者。乃長久人情也。

答林叔和

示諭爲學本末。足見雅志。嘗觀當世儒先。論學初非甚異。止緣自視太過。必謂他人所論。一無可取。遂致各立門庭。互相非毀。使學者觀聽惶惑。不知所從。竊意莫若平視彼己。公聽並觀。兼取衆長。以爲己善。擇其切於己者。先次用力。而於其所未及者。姑寬而兩存之。俟所用力。果有一入頭處。然後以次推究。纖悉詳盡。不使或有一事之遺。然後可謂善學。不可遽是此而非彼。入主而出奴也。

答陳膚仲

來書云。今日反復諸書。以修身至涵養工夫。日有所奪。未見其效。此又殊不可曉。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。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。而不讀書時。便爲事所奪。則是心之存也常少。而其放也常多矣。且胡爲而不移。此讀書工夫。向不讀書處用力。使動靜兩得。而此心無時不存乎。然所謂涵養功夫。亦非是閉眉合眼。如土偶人。然後謂之涵養也。只要應事接物處。不失此心。各得其理而已。諸書解偶未有定本。謾此奉報。可試思之。若於此得力。卻遠勝看解也。聞有用度不足之憂。何故如此。豈非意氣太豪。日用閒。羞言撙節計量之事。而又多徇人情。應副求假。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。此雖與吝嗇鄙細者。相去懸隔。然其爲失中則均。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。

答陳膚仲

彙書論及教導曲折甚善。比傳丞便來。雖不得書。傳亦具言近况。知人情頗相信。足以爲喜。但更須自家勉力。使義理精通。踐履牢實。足以應學者之求。而服其心。則成已成物。兩無虧欠。如其不然。只靠些規矩賞罰。以束縛之。則亦蘊足以齊其外而已。究竟亦何益乎。科舉文字。固不可廢。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。都無誠實正當意思。一味穿穴旁支曲徑。以爲新奇。最是永嘉浮僞纖巧。不美尤甚。而後生輩多宗師之。此是今日莫大之弊。向來知舉輩。蓋知惡之。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。顧反抉摘一字一句。以爲瑕疵。使人嗤笑。今欲革之。莫若取三十年前。渾厚純正。明白俊偉之文。誦以爲法。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。大

學說得如何。近得王子合書。彼亦說此。寄得講義來。頗詳悉。恨未見膚仲所講。有便幸錄來也。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。未可容易立說。若如所諭。則老老與孝等句。與絜矩之道。有何交涉耶。熹兩年擾擾。今幸纔定。辭職未允。已再請矣。此非欲爲高。自是義無可受之說。不得不力辭。世俗不解人意。尤悶人也。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。恨未有別本可寄去。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。謾往。四明頗通問否。曾見其讀西銘說否。全然不識文理。使敢妄議前輩。令人不平。然亦甚可笑也。向來辨論。理非不直。所自愧者。初無懇惻之意。而以戲侮之心出之。所以召怨而起鬧也。

答程正思

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。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。則恐未然。蓋聖賢之學。徹頭徹尾。只是一敬字。致知者。以敬而致之也。力行者。以敬而行之也。靜之爲言。則亦理明心定。自無紛擾之效耳。今以靜爲致知之由。敬爲力行之準。則其功夫次序。皆不得其當矣。中庸所謂博學審問。慎思明辨者。皆致知之事。而必以篤行終之。此可見也。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。但欲以靜爲主。而待理之自明。則亦沒世窮年。而無所獲矣。

答程正思

所示禮文。考訂詳悉。上達禮意。下適時宜。甚善甚善。其間小未備處。已輒補之矣。幸詳擇而勉行之。使州里之間。有所觀法。非細事也。

答程正思

示諭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。用功如此。所造豈易量。然亦須藉窮理功夫。令胸次灑落。始有進步處。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。正謂此也。讀禮之暇。宜取論語。逐章細看。每日不過兩三段。先令盡通諸說異同。然後深求聖言本意。則久久自當見效矣。

答程正思

葬地之訟。想已得直。凡百更宜審處。與其得直於有司。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。觀書以己體驗。固爲親切。然亦須徧觀衆理。而合其歸趣。乃佳。若只據己見。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。欲徑急而反疏緩也。

答黃直卿

別紙之論。如此處心甚善。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。武侯所謂鞠躬盡力。死而後已。成敗利鈍。非能逆睹者。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。如此。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。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。試更思之。

答潘端叔

持守省察。不令閒斷。則日用之間。不覺自有得力處矣。禮記須與儀禮相參。通修作一書。方可觀。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。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。頗有次第。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。反身都無自得處。亦覺枉費工夫爾。

答呂道一

示論已悉。但爲學之功。且要行其所知。行之既久。覺有窒礙。方好商量。今未嘗舉足。而坐談遠想。非惟無益。竊恐徒長浮薄之氣。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。

答戴邁

熹來此。得足下於衆人之中。望其容色。接其議論。而知足下之所存。若有所蓄積。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。心獨期足下。可共進於此道。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。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。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。手鈔口誦。而心維之。熹謂足下。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。甚慰所望。今辱書。及以所鈔四大編示之。而責其淺陋之辭。託名經端。則非熹之任。而足下之過也。夫執經南面。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。此其非熹之任明矣。熹無所復道。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。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。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。人知之不知之。無所與於我也。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。則宜無汲汲於此。而熹之言。亦何爲足下重。不然。雖熹妄言之。於足下何有。足下之爲甚過。足下勉自求之。期有以自得之。而後已。熹雖荒落矣。尙能與足下上下其說。而講評之。四編且以歸書室。而具其所以然者報。足下幸察。

答林巒

辱示書。及所爲文三篇。若以是質於熹者。熹少不喜辭。長復懶廢。亡以副足下意。然嘗聞之。學之道。非汲汲乎辭也。必其心有以自得之。則其見乎辭者。非得已也。是以古之立言者。其辭粹然。不期以異於世俗。而後之讀之者。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。今足下之詞富矣。其主意立說高矣。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

說以就之耳。足下之所以自得者，何如哉？夫子所謂德之棄者，蓋傷此也。足下改之甚善，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，亦甚善。記曰：教然後知困，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。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，足下勉旃。

答許順之

熹衰老，幸向安然，氣體虛弱，非復昔時。心力亦未復，都不敢思慮，舊業荒廢，無所發明，反而求之，似於存養用力處，未有地位，甚以自懼耳。如吾友於此，卻已有餘，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，恐其閒亦有未徹底處，卻宜於事物名數上，著少工夫，蓋既無精麤本末之異，即此亦不可忽也。喪禮留意甚佳，但其度數亦不易曉。若尊敬之實，則吾友素知之矣。當益有餘味也。近得橫渠語錄，有云：曲禮乃天地五藏，魂魄心府，寓於其事，試思此語，亦足以發耳。記文如所改甚善，但所辨說未能盡曉。熹意欲云：心之爲體亦微矣，彼不知用力於此者，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，餘即悉如來示，蓋不能用其力之語，亦似有病了。真如衆盲摸象，達者見之，可付一笑。

答許順之

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，甚善甚善，但所寄諸說，求之皆似太過。若一向如此，恐駸駸然遂失正途，入於異端之說，爲害亦不細。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？三復來示，爲之悵然已，輒用愚見附注於下，然其曲折，非筆端可盡，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，反復玩味，只於平易懇實之處，認取至當之理，凡前日所從事一副，當高奇新妙之說，並且倚閣久之，見實理自然，都使不著矣。蓋爲從

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。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。今日乃成相誤。惟以自咎耳。如子韶之說。直截不是正理。說得儘妙處。病痛愈深。此可以爲戒。而不可學也。何由面話。究此精微。臨風鬱結。無有窮已。國材元聘。爲況如何。昨寄得疑難來。又是一般說話。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。順之尤甚。而三公失之太執著。執著者。有時而通。幽深者。蕩而不反矣。中間一條平坦官路。卻沒人行著。只管上山下水。是甚意思。因書可錄此意。及二序送之。爲致不及書之意。范伯崇學大進。劉德明者。亦稍識理趣。皆可喜耳。伯崇雜說一紙。附去。可見其持守不差。見理漸明之大概矣。然其說有少未盡。更求之。卻以見諭。伯崇去年春間。得書問論語數段。其說甚高妙。因以呈李先生。李先生以爲不然。令其懸實做工夫。後來便別。此亦是一格也。然其當時高妙之說。亦只是依諸先生說。而推言之過當處耳。非如順之所示。硬將文義拗橫說。卻也切宜速改。至祝至祝。大抵文義先儒盡之。蓋古今人情不相遠。文字言語。只是如此。但有所自得之人。看得這意味不同耳。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。不可只管立說求奇。恐失正理。卻與流俗詭異之學。無以異也。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。久之自明。且是胸中開泰。無許多勞攘。此一事已快活了。試依此加功如何。

答許順之

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。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者。近得一人似可喜。亦甚醇厚。將來亦可望也。齋舍迫狹。已遷在圭甫屋後。佛頂庵中相聚矣。向聞與齊仲在淨隱。不知得多少時。看何文字。如何作工夫。今歲復相聚否。所有發明條示數端。得反復焉。亦勝空書往來耳。所示孟子說。備見用意之精。然愚意竊謂如此。

反似求索太過。援引太雜。使聖賢立言之本意。汨沒不明。已逐段妄以己意。略論其一二梗概矣。可以類推。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。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。今亦錄去。可詳味之。便見病痛處。亦非小疾。不可執吝。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。齊仲元聘書中。各有少辨論。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。可并取觀也。

答許順之

熹一出。幾半年。學問思辨之益。警發爲多。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。無一事與釋氏同。所以尋常議論閒。偶因記憶。自然及之。非是特然立意。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。想見孟子之闢楊墨。亦是如此。故其言曰。予豈好辯哉。予不得已也。今觀所與祝弟書。乃有誘釋氏之語。殊使人驚歎。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。而爲是語也。及細讀二書。則所可怪者。不特此耳。且論其大者。如所謂棲心淡泊。與世少求。玩聖賢之言。可以資吾神養。吾真者。一一勘過。只此二十餘字。無一事不有病痛。夫人心是活物。當動而動。當靜而靜。動靜不失其時。則其道光明矣。是乃本心全體大用。如何須要棲之淡泊。然後爲得。且此心是箇什麼。又如何其可棲也耶。聖賢之言。無精麤巨細。無非本心天理之妙。若真看得破。便成己成物。更無二致。內外本末。一以貫之。豈獨爲資吾神養。吾真者而設哉。若將聖賢之言。作如此看。直是全無交涉。聖門之學。所以與異端不同者。灼然在此。若看不破。便直喚作誘釋氏。亦何足怪。吾友若信得及。且做年歲工夫。屏除舊習。案上只看六經語孟。及程氏文字。著開擴心胸。向一切事物上理會。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。方知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閒。是真實語。不但做兩句好言語。說爲資神養真。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。又承見警。此則

甚荷相愛之深。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。當顯則顯。當默則默。若涵養深淳。則發必中節。更無差互。既未到此地位。自是隨其氣習。所發不同。然若一向矯枉過直。則柔弱者必致狂暴。剛彊者必爲退縮。都不見天理之當然。惟聖門之學。以求仁格物爲先。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。不差毫髮。其工夫到與不到。卻在人。今吾友見教。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。方做得事。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。喚做本心得否。喚做天理得否。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。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。似箇沒氣底死人。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。與聖門求仁格物。順理涵養氣象。大段懸隔。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。便是繆以千里處。卻望吾友更深思之。仍將此書徧呈諸同志。相與反復商推。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。更不與徐、柯二丈見也。朋友商論。正要得失分明。彼此有益。何必於此揜覆。只此是私意根株。若不拔去。使之廓然大公。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。所論好善優於天下。只是一箇公字。此等處。何不公之甚也。

答許順之

尤溪書來。議論極佳。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。若無異同。則亦可疑耳。擇之所見日精。工夫日密。甚覺可畏。如熹輩。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。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。若子細工夫。則豈敢望渠也。徐、柯二丈及汝器。近思諸友。相聚說何等話。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。因屬令送下邑中。委諸公分校。近得信卻不送往。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。如此成何文字。已再作書答之。再送下覆校。千萬與二丈二友子細校過。但說釋氏處。不可上下其手。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。非一己之私也。近聞越州洪适欲

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。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。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。二先生集一部納去。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。已有一本。并通書送縣學。通書偶盡。且寄此去。亦適值只有此一本。不能徧寄耳。聞已喫肉甚善。推此類而擴充。則異說不能惑矣。

答王近思

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。以未嘗習爲之。無以應命。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。正不在此。但能篤志力行。使人謂之君子之子。則其爲親榮也大矣。祭文尤所未解。凡喪父在父爲主。今自主之一失也。古者將葬。祖奠遣奠。祝以事告。而無文辭。二失也。古人居喪則言不文。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。今文甚矣。又將振而矜之。此三失也。孔子曰。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吾友其未之思歟。大抵吾友誠慤之心。似有未至。而華藻之飾。常過其哀。故所爲文。亦皆辭勝理。文勝質。有輕揚詭異之態。而無沈潛溫厚之風。不可不深自警省。訥言敏行。以改故習之謬也。

答范伯崇

在喪廢祭。古禮可考者如此。但古人居喪。衰麻之衣。不釋於身。哭泣之聲。不絕於口。其出入居處。言語飲食。皆與平日絕異。故宗廟之祭雖廢。而幽明之間。兩無憾焉。今人居喪。與古人異。卒哭之後。遂墨其衰。凡出入居處。言語飲食。與平日之所爲。皆不廢也。而獨廢此一事。恐亦有所未安。竊謂欲處此義者。但當自省。所以居喪之禮。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。卽廢祭無可疑。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。或其他有所未合者。

尙多。卽卒哭之前。不得已準禮且廢。卒哭之後。可以略放。左傳杜注之說。遇四時祭日。以衰服特祀於几筵。用墨衰常祀於家廟。可也。左傳之意。卒哭前亦廢祭也。但卒哭之期。須旣葬立主。三虞之後。卜日而祭。以成事方可耳。溫公高氏二書。載此節文甚詳。可以熟考。若神柩在。而欲以百日爲斷。墨衰出入。則決然不可。愚見如此。不知伯崇以爲如何。然主奉喪祭。乃令兄職。此事非伯崇所得專。但以此儀從容咨講。更與知禮者評之。庶其聽則可矣。萬一有所不合。則烹聞之喪。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。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。夫子亦言。喪與其易也寧戚。烹常解此義。以爲具文備禮。而非致慤焉之爲易。今人多此病。試思之。則伯崇所當勉也。更思之。

答范伯崇

須送行語。哀苦中不復能爲文。然觀伯諫之言。已是藥石。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。日用之間。以莊敬爲主。凡事自立章程。鞭約近裏。勿令心志流漫。其剛大之本乎。由此益加窮理之功。以聖賢之言。爲必可信。以古人之事。爲必可行。則世俗小小利害。不能爲吾累矣。當官廉謹。是吾輩本分事。不待多說。然微細處。亦須照管。不可忽略。因循怠惰。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。防閑之道。甚至皆可佩服。自治既不苟。更能事上以禮。接物以誠。臨民以寬。御吏以法。而簿書期會之間。亦無所不用其敬焉。則庶乎其少過矣。暇日勿廢溫習。少飲酒。擇交游。子澄相去不遠。直諒多聞之益。果能受其實攻。而不憚改焉。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。區區所以相告者。不過如此。恐臨別怱怱。不能盡舉。豫以拜聞。惟所材擇。

答范伯崇

熹比攜二子過寒泉。招季通來相聚。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。初不廢講議。但昏惰不敏。自救不給。何能有以及人。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。各有病痛。未見卓然可恃者。此亦殊可懼也。知老兄官守不苟。又得賢守相聽從。得以少伸己志。深副所望。向來猶恐應變之才。有所不周。今乃如此。信乎氣質之用。小道學之力。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。苟存心愛物。於人必有所濟者。非虛語也。凡百勉強。以大遠業之基。增吾黨之氣。幸甚。但久留郡中。於簿領之責。竊恐曠弛。亦似非使。受納既畢。所謂他事。若他人所可辦者。卽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。如何。或未能歸。凡百亦須戒懼。遠避嫌疑。無爲恩怨之府。乃佳。

答范伯崇

欽夫日前議論傷快。無涵養本原工夫。終是覺得應事怱怱。熹亦近方覺此病。不是小事也。伯恭講論甚好。但每事要鵠圖說作一塊。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。護蘇氏尤力。以爲爭校是非。不如斂藏持養。頃見子澄有此論。已作書力辯之。不知竟以爲如何也。子澄通書否。渠向疑處。當時答得卻有病。近看此書病尤多。文公云。好解經而不喜讀書。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。便橫說豎說。都不曾涵泳文理。極有說不行處。如程子文字。往往尤看不熟也。因作子澄書爲致意。

答劉公度

建昌士子過此者多。方究得彼中道理。端的是異端悞人不少。向見賢者亦頗好之。近亦覺其非否。書中

所諭衡州數句。爲己之意雖切。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。

答方賓王

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。比來道術分裂。人自爲師。真胡公所謂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。誑嚇衆生者。勢方橫流。力不能遏。可歎。

答方賓王

病軀雖幸小康。然亦未能輕健。老境益侵。而德學不進。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。以爲永久之託者。甚可懼也。

答方賓王

懇辭遂請。深荷上恩。第孤迹殊未可保。且得私義少安。俯仰無愧。他則不暇計爾。舊書讀之。覺得平淡。著實中意味愈長。亦有一二朋友。漸知路徑。閒中少足自慰也。但時論咄咄逼人。一身利害不足言。政恐坑焚之禍。遂及吾黨耳。

答朱飛卿

某承先生誨。以持敬。某自求病痛。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。如頭容欲直。手容欲恭。則時或不能。卽此便是持敬不純。私意已行矣。窮理不知其當然。今遂欲一一如禮。則力困實做不得。不知但存之於心。而四體則少寬之。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。

心無不敬。則四體自然收斂。不待著意安排。而四體亦自舒適矣。著意安排。則難久而生病矣。

答朱飛卿

某比欲窮理。而事物紛紜。未能有灑落處。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。貧賤果不可逃耳。

此是就命上理會。須更就義上看。當求與不當求。當避與不當避。更看自家分上。所以求之避之心。是欲如何。且其得喪榮辱。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。孰爲輕重。則當有以處此矣。

答朱飛卿

詩且逐篇旋讀。方能旋通訓詁。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。讀之多。玩之久。方能漸有感發。豈有讀一二篇。而便有感發之理乎。古之學詩者。固有待於聲音之助。然今已亡之。無可奈何。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。若疑鄭衛不可爲法。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。而於正當說道理處。子細消詳。反復玩味。應不枉費工夫也。

答周叔謹

應之甚恨。未得相見。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。近來呂陸門人。互相排斥。此由各徇所見之偏。而不能公天下之心。以觀天下之理。甚覺不滿意。應之蓋嘗學於兩家。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。因話叩之。因書諭及爲幸也。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。有太支離處。反身以求。正坐自己用功。亦未切耳。因此減去文字功夫。覺得閒中氣象甚適。每勸學者。亦且看孟子道性善。求放心兩章。著實體察收拾爲要。其餘文字。且大概

諷詠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。

答周叔謹

示諭靜中私意橫生。此學者之通患。能自省察至此。甚不易得。此當以敬爲主。而深察私意之萌。多爲何事。就其重處痛加懲窒。久之純熟。自常見效。不可計功於旦暮。而多爲說以害之也。論語別本未曾改定。俟便寄去。然且專意就日用處。做涵養省察工夫。未必不勝讀書也。

答周叔謹

所示仁說。差勝往時。但所引熹說。亦有悞字處。又恐錯認了。更略契勘爲佳。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。乃是緊切下功夫處。講學乃其中之一事。今但專一於此下功。不須思前算後。計較得失。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。不要支蔓。來書所謂雖若小異。然亦不甚相遠者。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。

答毛舜卿

示諭功夫次第。似覺頭緒太多。今且以敬義二字。隨處加功。久久自當得力。義利之間。只得著力分別。不當豫以難辨爲憂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。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。

答路德章

所諭水到渠成之說。意思畢竟在渠上。未放水東流時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。毫釐之差。千里之繆。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。有力於聖門。有德於後學者。正在此處。不知何故。前日直如此看倒了。今日雖

欲回頭而尙爲舊習所牽。不得自由也。

答陳超宗

示諭。自覺已與舊時迥別。但未免閒有小失。果能至此。甚慰所望。但向來商量。及得近書所論。似於著實下功處。猶未親切。不知如何便得到此。恐可且更向裏用心。將此等向外妝點安排底心。一切掃去。久久或有長進耳。若如此說。今日用工。明日見效。則其不會下功。斷可知矣。

答曾泰之

所諭鄉黨卒章疑義。此等處且當闕之。卻於分明易曉。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。反復玩味。深自省察。有不合處。卽痛加矯革。如此方是爲己功夫。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。彼中士子有來學者。亦可以此告之。熹論語集注。未嘗皆引胡先生說。所傳恐誤。此書之作。只是解說訓詁文義。免得學者汎觀費力。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。卻在當人。不在文字也。

與吳茂實

近來自覺向時工夫。止是講論文義。以爲積集義理。久當自有得力處。卻於日用功夫。全少點檢。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。所以多不得力。今方深省而痛懲之。亦願與諸同志勉焉。幸老兄徧以告之也。陸子壽兄弟。近日議論。與前大不同。卻方要理會講學。其徒有曹立之。萬正淳者。來相見。氣象皆儘好。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。此意自好。但不合自主張太過。又要得省發覺悟。故流於怪異耳。若去其所短。集

其所長。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。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。不肯捨棄者。萬曹二君。卻無此病也。

答陳明仲

丞事如過割一條。亦是民間休戚所係。頃在同安。見官戶富家。吏人市戶。典賣田業。不肯受業。操有餘之勢力。以坐困破賣家計。狼狽之人。殊使人扼腕。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。必了於一日之中。蓋不如此。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。而市人富家。得以持久困之。使不敢伸理。此最弊之大者。嘗見友人陳元滂。說昔年趨事吏部。許公於邵陽。許公自言。吾作縣有八字法。請問之。則曰。開收人丁。推割產稅而已。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。願高明志之。明道行狀。及門人敘述中。所論政事。敘指無事亦宜熟看。殊開發人意思也。所詢喪禮。別紙具稟。願亦考未精。又適此數時。擾擾不及致思。恐未必是。更可轉詢知禮之士。庶不悞耳。

答孫敬甫

熹歸來麤遣。但今夏一病。狼狽殊甚。辭職請老。皆未得如所欲。加以盲廢。不可觀書。頗以爲撓耳。示諭爲學之意。甚善。但敬之一字。乃學之綱領。須更於此加意。使有所據依。以爲致知力行之地。乃佳耳。大學向來改處。無甚緊要。今謾註一本。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。乃知義理無窮。未易以淺見窺測也。天台朋友。有趙師。擲主簿者。尤佳。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。

答孫仁甫自任

未見顏色。辱書甚寵。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。而有取於其言耶。甚媿且感。不勝言也。所論今世講學之

士愈衆。而聖人之道愈墮。此切至之論也。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。而天下之治。可立而待者。則恐賢者所講之學。非聖人之學。亦無怪其講者愈衆。而道愈墮也。大抵天之生物。便有常性。方寸之間。萬善皆足。聖人於此。不過教人保養發揮。先成諸己。而後及於物耳。故聖人已遠。而萬世之下。祖述其言。能出於此者。乃爲得其正統。其過之者。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。其不及乎此者。則爲管晏爲申商。又其每下者。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。而猶欲自託於講學。其亦誤矣。道之墮也。不亦宜乎。賢兄近書所論。似有端緒。想暇日相與評之。固宜漸有定論。毋爲久此悵悵也。便還病倦。草草。

答周深父

所示疑義已悉。第一條語意尤駁雜。未易遽言。第二說克己字。頃嘗見人說此。略似來論。而更精密。初看似好。然細考本文。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。第三條孟子說得自詳悉。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。且只平看。自有警發人處。意味深長。似此推說。卻覺支蔓不親切也。大抵人要讀書。須是先收拾身心。令稍安靜。然後開卷方有所益。若只如此馳騖紛擾。則方寸之間。自與道理全不相近。如何看得文字。今亦不必多言。但且閉門端坐。半月十日。卻來觀書。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。

答胡文叔

承書論及先世交游之好。不勝感愴。三復書詞。乃知有志傳家之學。又以爲慰。今世徇俗爲人之學。固不足道。其稍知用心於內者。往往又以驚於高遠而失之。是可歎也。來論之云。似已察於此者。但常專心致

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。

